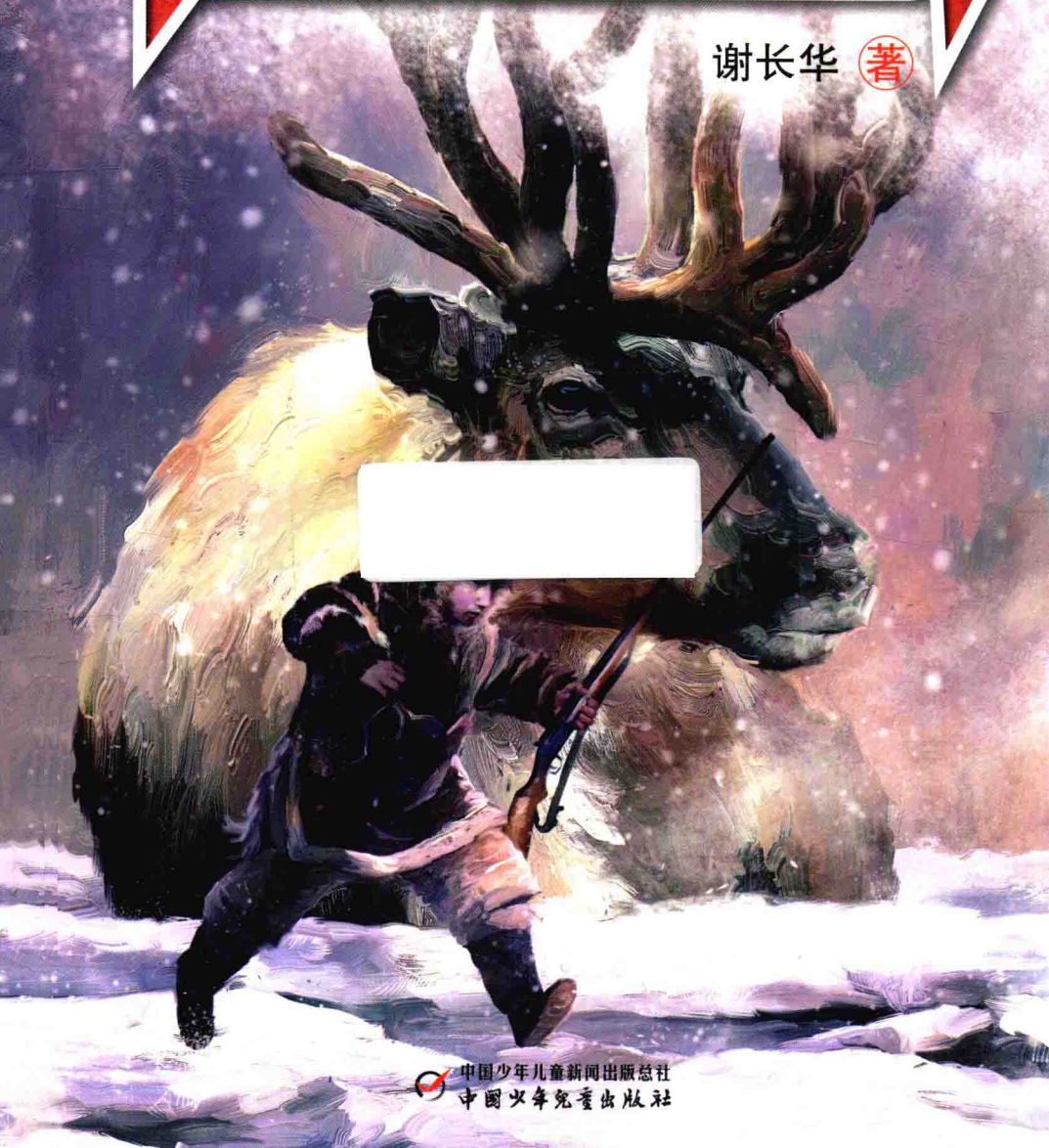
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XUNLU
TAIYUAN
驯鹿苔原

谢长华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XUNLU TAYUAN 驯鹿苔原

谢长华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驯鹿苔原 / 谢长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6
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148-3909-8

I. ①驯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0981 号

XUNLU TAIYUAN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著 者: 谢长华

美术编辑: 孙 岳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责任印务: 刘宏兴

责任编辑: 汪玥含

汪 可

封面图画: 赵 鑫

插 图: 核神父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网 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hs@ccppg.com.cn

邮政编码: 100022

传真: 010-57526075

印刷: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字数: 95 千字

印张: 9.25

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3909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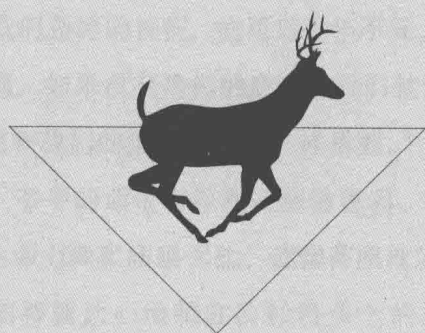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0)

目录

- 上篇 分离 / 001
中篇 神奇世界 / 038
下篇 救星 / 095





上篇 分离

家门口那株巨大的冷杉树上，那个硕大的海雕巢突然空了。黑头海雕夫妇矫健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，两只羽毛仅能遮住身子的小海雕也不见了。蓝得有些幽暗的天空显得很是落寂，如同少年伯特·莱姆斯·伊万诺夫空落落的心。

伯特慢慢爬上这棵两个大人才能抱得住的冷杉，呆呆地躺在空荡荡的海雕巢里。伯特自小随爷爷在山林和苔原地带摸爬滚打，身子就像猿猴一般灵活，爬树对他来说就像登梯子，或者像溜滑杆——只是这滑杆有些粗而已。

鸟巢的主体用枯树枝紧密搭成，很结实；巢内铺了一层厚厚的苔藓和针叶，很柔软。八月底的海风从遥远的北方吹来，依然夹裹着刺骨的湿寒，寒冬就要来临啦。

阿拉斯加中西部的德纳里地区，好像没有秋天，只有春夏和漫长的寒冬。

又一阵强劲的寒风吹来，冷杉剧烈地晃动起来，但遒劲的冷杉枝条，只是顽强地摇摆着，根本不必担心它们会折断。

冷杉属于阿拉斯加苔原雪线附近的寒带针叶林。因为这里全年气温非常低，生长特别缓慢，因此它们的木质格外坚硬。爷爷曾说：“冷杉是我们苔原的神树，它可以万年不死，死后万年不倒，倒下后万年不腐。如果没有冷杉的庇护，我们就无法在这苔原上生存下去——它和我们的猎狗、猎枪一样重要。”

伯特觉得，爷爷的话带有深深的感情色彩，尽管说得有些夸张，但冷杉的生命力确实顽强无比，就像苔原地区生活的人们。

这会儿，伯特就放心地躺在冷杉枝头上的海雕巢中，棕发蓬松的后脑勺枕着双臂，晃晃悠悠地望着蓝得像海一样的天空：海雕夫妇和它们的两个孩子还会回来吗？两只小海雕的羽毛还没有丰满，它们是怎么随它们的父母离开的呢？爸爸和三个上前线参军的叔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去了南方的妈妈和二婶还会回来吗？妈妈和二婶一直咒骂苔原是个鬼地方，爸爸离开后，妈妈还会回到这个家吗？……

“伯特，伯特！你这孩子，又去哪里了？”爷爷朋哈里·伊万诺夫的声音突然从圆木冷杉屋中传了过来，接着，名叫“雪豹”的大猎狗扑到冷杉树下，望着冷杉树冠兴奋地汪汪大叫。

“啊，爷爷和雪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？”伯特赶紧翻身起来，大声答应道：“爷爷，我在这里呢！海雕夫妇和它们的孩子果然全都不见了！爷爷，您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爷爷从低矮的圆木屋中钻了出来，望着孙子从冷杉树上爬下



来，也有些吃惊：“有这么回事？它们怎么会突然离开呢？两只小海雕现在还不会飞嘛，小海雕会不会是被什么野物伤害了……让我想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。”

自古以来，生活在这里的当地人都相信，海雕是神界和人界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，是福音的象征。因此，海雕的来去，自然关系着他们命运的好坏。

2

上午吃烤鹿肉，晚上通常会吃炖鹿肉，这是德纳里地区的西南因纽特人的生活习惯。德纳里地区位于阿拉斯加山脉的西北部，伯特家则坐落在阿拉斯加山脉西边余脉的山脚下。

少年伯特啃着鹿腿肉，突然泪汪汪地说：“爷爷，我想吃马铃薯……”然后将那条还带有很多肉汁的鹿腿递给了身边的雪豹。猎狗雪豹“咔嚓”两声就将坚硬的鹿腿骨咬碎了，连肉带骨地吞咽下去。

身形如同美洲豹、体重相当于一个成年男人的猎狗雪豹，毛发洁白如雪，是一条罕见的极地猛犬。它的父系是体形高大的极地雪橇犬，母系则是中国西藏的高原纯种藏獒。

中国的藏獒，又称蕃獒、苍猊犬、龙狗，产自中国青藏高原。它们体形高大，粗壮结实——体重超过 100 公斤，性情强悍、勇猛、对主人特别忠诚，被称为犬中之王，是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大

陆许多优良大型猛犬的祖先。公元前 55 年，腓尼基人就将藏獒运至英国繁殖；罗马帝国时，藏獒又被带到罗马，在圆剧场中和熊、狮搏斗；甚至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战争中，藏獒还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军犬……

这两种极品犬混血而成的猎狗雪豹，足可以同时对付好几只北极狼。而北极狼是当今世界上体格最大、性格最凶猛的狼类，几只北极狼相互配合，足可以猎杀北美野牛。因此，要想在阿拉斯加广袤的大西北生存下去，有着雪豹这种极地猛犬的帮助，才能为生存增加一道结实的保险带。

朋哈里老人看了看身边的猎狗雪豹，又看了看孙儿伯特，他摇摇头，心疼却又无奈地说：“伯特啊，现在有鹿肉吃已经很不错了。眼下，海雕夫妇突然离开了，我们捕猎会更加困难。到了冬天，能不能吃到鹿肉，只有上帝才知道。

“你想吃马铃薯，恐怕今年都不行了。海运不畅通，航运的话，飞机也很紧张……唉，这该死的东亚罗圈腿挑起的战争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也不知道你爸爸和你叔叔他们现在开赴哪里了。”

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，美国立即向日本和全世界的法西斯宣战，美国的青壮年踊跃参军，连北美洲最西北端的阿拉斯加也一样，征兵动员令还没正式下达过来，爸爸和三个年轻气盛的叔叔都纷纷入伍参战了。伯特清楚地记得，正是去年圣诞节前夕，他和爷爷将爸爸以及三个叔叔送上了军车。

伯特的泪水淌了下来，“希望爸爸他们能早点回来，要不，我妈妈和二婶只怕真的不会回来了……”



爷爷突然激动起来：“别提你妈妈和你二婶那两个女人了！就算你爸爸和你三个叔叔都不能回来，都死在战场上，他们也是国家的英雄，是我们伊万诺夫家族的骄傲！”他说着一把揽过孙子，抚摸着他的肩头，“伯特，你已经是十四岁的小男子汉了，一定要有个男子汉的样……”爷爷的眼里也湿漉漉的：如果自己的四个儿子果真都死在战场上，伯特将是自己唯一的血脉了，毕竟伯特的二婶芙娜还没有生下孩子。

爸爸他们入伍之后，妈妈和二婶芙娜因为忍受不了这苔原地区的清苦，生性好动的她俩也耐不住这里的清冷与寂寞，就以去南方谋生为借口，一起去了南方的大都市，再也没有回来，甚至很少写信过来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个家庭一下子没有了女人的操持，爷爷因此对她俩失望至极。

突然，天空中传来直升机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声音，似乎是掠过冷杉树尖飞来的。雪豹早就闻声冲出了屋子。

爷爷和伯特来到门外一看，一架单翼“R-6”的直升机已降落在前边不远的空坪上。螺旋桨还在呼呼地旋转着，爷爷迎了上去。

直升机是专程来给他们家送过冬生活用品的。爷爷惊喜无比，也感动不已。

四筐马铃薯，一筐鸡蛋，还有一箱奶酪、西红柿以及一些子弹。这是战时美国政府对军属们的特殊优待。

爷爷却只肯收下两筐马铃薯：“我家目前只有两个人，珍妮和芙娜都去了南方。请把多出来的两筐马铃薯送给更需要的家庭吧。战争时期，国家这么艰难，却还这么关心我们这群没用的家伙，



心中太过意不去了。”

一个军士说：“现在我们的运输船经常遭到敌人潜艇的袭击，很难从本土绕道过来，严冬到来之后，舰船和飞机过来就更加困难了，所以，你们还是把它们全部留下来吧。”

爷爷坚持说：“国家不远万里专程给我们送东西来，我这把老骨头已经很不安了。我只恨自己年纪太大了，不能亲自上战场，又怎么可以多占国家的东西呢？请成全我的一番心意——这两筐马铃薯就算是我捐献给国家的吧。”

从美国本土北上阿拉斯加，不管是海运还是空运，都得跨过加拿大辽阔的领海领空，这种运输成本确实大得让人心头沉甸甸的——尤其是在这战争时期。

两名军士稍微商量了一下，然后对爷爷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，只好将那两筐马铃薯重新搬回了直升机。爷爷又匀出一大半猎枪子弹来，追上直升机，说：“我们祖孙俩打猎、自卫用不了这么多弹药，请你们带一些回去吧，用它们狠狠打击日本罗圈腿。”

一个军士笑了笑说：“猎枪子弹是不会装配到军队里去的，这些子弹您老就全部留下来吧。一下子用不完也没关系，可以留下来慢慢用。”

望着直升机呼啸而去，爷爷提着这半袋猎枪子弹，感动地对伯特说：“还以为不会来送生活用品了，想不到送得这么及时。伯特，我们不能再给国家增加太重的负担了，我们抓紧上北方苔原打猎去吧。”

“今天早晨我又在附近巡察了一番，还是没有发现驯鹿的踪影。

看来，要想找到驯鹿群，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北方苔原了。只要我们猎到了充足的食物，国家也就不需要我们这么操心啦。”

3

第二天一早，八只强壮高大的雪橇犬拉着一辆两轮篷车，从低矮的冷杉圆木屋出发了，不紧不慢地往北方极地方向前进。

在平常情况下，这八只雪橇犬一般用来拉车、拖雪橇，但关键时刻，它们又是顶尖的猎犬，这完全归功于对它们调教有素的主人——朋哈里老人不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猎人，还是一个顶级的驯犬大师。要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，出色的狩猎能力必不可少，但衡量一个猎人是否出色，不仅需要高强的狩猎本领，更关键的是要看他的驯犬水平有多高超。

篷车的车斗很大，但里面装载的东西却很少：都是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和一些肉干等食物。

伯特和爷爷每人挎着一支双管猎枪，伴行在篷车两边，高大雄健的猎狗雪豹就一直跑在雪橇猎犬前面。

这是一趟远程狩猎，仅仅一个单程，少则需要五六天，多则要花上七八天时间——这得根据天气和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。

现在是夏季末期，每天有将近十五个小时的白昼。而在盛夏时节，每天则有近二十个小时的光照时间。

清晨寒风刺骨，现在的气温却慢慢上升到了三十来度。伯特



走了一阵之后，不断将皮帽、皮袄脱下来，丢到篷车上。爷爷还是没有发热和出汗，披着鹿皮褂子继续大步流星地往前走。

他们来到德纳里河岸边时，看到沿河两岸的冷杉和云杉被砍伐了一大片。砍伐的都是千百年长成的巨木，最大的四五个大人都合抱不了。有一部分巨木沿德纳里河运走了，还有一大半被堆放在河岸两边。

伯特心痛而惋惜地望着这一堆堆巨木，它们都是成百上千年才能长成的啊，怎么砍伐了却不运走呢？伯特沉重地说：“爷爷，他们不运走这些木材，为什么还要砍伐这么多呢？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爷爷抚摸着一棵横倒在地的巨大冷杉，像是抚摸着一位亲人、一位烈士的躯体，叹息了一声：“这是多好的材料啊，本来是运往南方千里外的罗得岛州用来制造航空母舰和战艇，打击世界各地的侵略者的，可是，我们的运输船老是遭到日本潜艇的袭击，所以，短时间内无法把它们全部运走……不过，没关系，这些神树就算砍倒了也会万年不腐的，是栋梁总有它发挥作用的时候，愿上帝保佑我们的正义之战早日获胜。阿门。”爷爷说着，在胸前缓缓地画着十字。

河岸边的空气有些潮湿，一片片洁白如雪的云朵飘过来，天空阴暗下来。一股北方的寒风吹来，远处树冠枝丫间零星的枯黄针叶被卷了过来，飘落在他们身上。一只雪橇猎犬突然打了一个喷嚏——可能是细小的针叶被吸入了鼻孔。

爷爷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继续赶路吧。”

可是，由于河岸边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许多巨木的树枝，两轮

篷车行走起来不再那么顺畅了。尽管篷车上的东西不多也不重，但是碰到一些枝条横路时，篷车还是经常被阻碍得难以顺畅前行。几只性急的雪橇猎犬急得汪汪大叫，蹦跳着，身上的绳索被它们抻得嗡嗡作响。

伯特说：“爷爷，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了，要重新找一条路才行。”

爷爷登上篷车，四处张望了一番，然后说：“好，我们重新拐进森林里去吧，沿东面走一段，绕过这片砍伐区，到前面再回到河边的这条林道上来。”

森林中的道路尽管有些崎岖不平，但除了一些低矮的小草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灌木丛。偶尔碰上一些小沟小坡，祖孙俩就帮着雪橇猎犬推几把篷车。前行中，爷爷不断挥舞着又长又锋利的猎刀，扫砍着低低斜伸出来的拦路枝条。

高大的云杉、冷杉林中，浓密的树冠连成了一片深绿的云霞，森林底下就有些阴冷。但只要有阳光漏下来的地方，低矮的小草就灿烂成一片，在短暂的夏日阳光中拼命地开着花，撒着籽，为各自物种的延续，尽情挥洒着生命的力量。

一些不知名的小草，还来不及长出或粗或细的茎干，就已经预感到漫长的严冬就要来临了，只好贴着地面赶紧开花结籽，于是，林间的地面上，就像铺了一层薄薄的花毯儿。人的脚印踩在上面，倍感珍惜与小心，篷车的轮子压在上面，似乎也显得格外谨慎，几乎不愿发出多余的声响……

突然，走在最前面的雪豹发出了一声声激动的叫声，一声高

过一声。

雪豹是碰上了北极狼还是碰上了灰熊呢？如果是遇到了他们狩猎的对象——驯鹿或林鹿什么的，雪豹是不会发声的，它会偷偷地跑到主人身边，悄无声息地拖着主人的衣角或裤腿就往前走，生怕惊跑了猎物。因此，八成不是鹿类。

祖孙俩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立即取下背上的枪支，猫着腰，在幽暗的树荫下，往雪豹吠叫的方向迅速摸了过去。

祖孙俩躲在两棵巨大的冷杉后面，悄悄张望着，只见雪豹朝着一棵云杉的树冠上方吠叫着，并且不断立起近两米高的身体往树冠方向蹦跳着……

猎狗雪豹这次的行动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：北极狼、灰熊和鹿群都不会爬树，奇寒的阿拉斯加的荒野中很少有会爬树的野物，除了雪豹。但神出鬼没的雪豹很难碰到，就算最出色的猎狗，也很难追踪到这种珍稀动物的踪影。

朋哈里老人低沉地叫了一声：“雪豹，息声！快过来，安静点！”

雪豹听话地走到祖孙俩身边。伯特透过浓密的针叶，往雪豹吠叫、跳跃过的那棵云杉树冠层细细地搜索着。接着，他看到高高的树冠上有一个很大的鸟巢，鸟巢也是用枯树枝建的，整个鸟巢尽管较大，但巢壁比较稀疏，外观显得很粗糙，看来，这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建成的鸟巢。透过稀疏的巢壁，里面隐隐约约有两团大鸟的影子……

这时，两只成年大海雕从远处飞向鸟巢，爷爷突然压低声音说：“天哪，该不会是我们家门口的那对海雕吧？……上帝啊，怎么会

这么巧又碰上它们了呢？让我想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两只大鸟，其中一只抓着一头头尾拼命摆动的大鲑鱼，另一只叼着一些枯枝落叶。当它俩相继降落在云杉树上的鸟巢时，它俩身上特有的标记告诉伯特：这正是家门口冷杉树上的那对海雕；自然，巢中那两只粗大的幼鸟就是它俩的孩子了！

它们为什么会放弃好好的巢窝不住，突然跑到这里来重新建巢呢？还有，它们的孩子还不会飞，这对海雕又是怎么把两只小鸟搬到这里来的呢？伯特的思绪一下子飘远了……

4

今年春天，两只矫健的海雕突然来到伯特家门口的冷杉树上，忙碌地修筑起大鸟巢来。这让伯特和爷爷非常开心。

这是一对黑头海雕。白头海雕在美国本土很常见，白头海雕在1940年被确定为美国国鸟之前，曾经遭到过度捕猎。1940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白头海雕和金雕的相关法案——禁止捕杀和买卖白头海雕，并且在民间加强了保护白头海雕的宣传，白头海雕的数量又有所回升。但阿拉斯加一直没有白头海雕，黑头海雕更是少见。现在，突然有一对黑头海雕来家门口筑巢，这自然让伯特和爷爷格外兴奋。爷爷说：“可能这些神鸟知道我的四个儿子都当兵参战去了，就特意过来陪伴我们的吧。”

粗略看起来，这对海雕夫妻显得很普通：浑身黑亮，尾羽雪